



實驗記錄與寫實前衛 ——揭開風車詩社的時代

《日曜日式散步者》在2015的出現，已可用「事件」稱之。這部「作品」難以歸類，從形式到內容，跨足了文學、出版、前衛藝術、電影、紀錄片、劇場、舞蹈（如果還包含與再拒劇團及舞蹈舞者合作的實驗劇場《立黑吞浪者》、《渾沌詞典：補遺》），獨立製片者黃亞歷，藉由重現檔案文獻影像詩作，及重演當時場景的方式，在當代台灣追溯了日治時期「風車詩社」詩人：楊熾昌、李張瑞、林修二、張良典、戶田房子、岸麗子、島元鐵平等人，在他們所處的時代所經歷的前衛藝術風潮，他們所看的電影、音樂、超現實主義詩歌。

《日曜日式散步者》作為黃亞歷的首部長片，引起了不同領域的巨大回響，更獲得台北電影獎、南方影展首獎、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首獎、金馬獎最佳紀錄片。其延伸出版的《日曜日式散步者：風車詩社及其時代》亦備受關注與討論。這些獎項與大量浮現的評論，改變的是大眾的兩個既定印象：不像（寫實）紀錄片的紀錄片，以及台灣戰前1930年代的文學界是前衛的、超出時代許

多的。同時，一個不被記憶彷彿不存在的，且看似不抵抗殖民的「風車詩社」，終於被大眾看見。

從過去《物的追尋》（2008）、《待以名之的事物》（2010）等作品，黃亞歷就開始思索「物」作為拍攝對象，如何深入至存在的本質，在技術上，更將分離了聲音與影像的連動，顯示出其實驗電影的特質。正是奠基在形式上的近似與溯源，黃亞歷對1930年代，超現實主義、前衛派藝術是如何對台灣創作者有所影響，風車詩社又如何進行在地改造與創作的過程有了興趣，進而試圖再現出那個時代的「感覺結構」。

就此黃亞歷投入以「風車詩社」為主的台灣日治時期詩歌探索，他透過拍攝重整歷史，而記錄過程中，透過訪談、蒐集史料，他也碰觸到台灣戰後國民黨統治下白色恐怖的，被壓抑的歷史。李張瑞、林修二遭到囚禁甚至殺害，而「風車詩社」這個同人社團也自此不再出現在台灣人的記憶之中。因此做為紀錄片，黃亞歷雖極度在形式上採用如遮去角色面容、意識流、非敘事性的拍攝手法，但因觸碰到這一批「跨語言世代」的生命情境，終究無法迴避歷史的命題：「文學（創作）可否獨立於政治？」電影的最後因此以白色恐怖作結，是他所謂的「責任」，他恢復的是一群差一點就被埋沒的台灣詩人的姓名。然而黃亞歷相當清楚，他所能留下的「僅是冰山一角，更多已流逝著的，正不斷地加速離去。」